

刊 叢 土 焦

白副總長在黃川

編主化眞亢 輯山程



版出社刊週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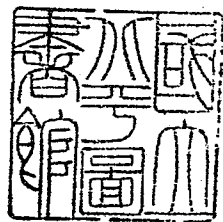
MG
I203
169



3 1798 6310 9

白副總長在潢川

焦士叢刊第三輯之七



目次

- 白副總長在潢川
- 白崇禧將軍印象記
- 魯南勝利是怎樣得來的
- 第五戰區的抗敵青年軍團
- 記抗敵青年軍團的女生隊

白副總長在潢川

韋永成

在汽車上，遠遠已經看到了潢川城。黑黑的一團，若不是看到那塔，那高
高的閣樓，還有那四方當舖，就很難辨別他是一座城。車越走越近，第五戰區
抗敵青年軍團歡迎白副總長的隊伍，早已像長蛇一樣的在馬路上等待着。白副

新 788

總長下了車，軍樂隊奏着歡迎的禮號，隊裏的官兵學生，個個都抖起精神，向着他們那可敬的領袖行最敬禮。他們素日所渴仰的領導者，今日居然在他們面前檢閱他們的隊伍。白副總長走到每一個隊伍的面前，頻頻舉手還禮。他銳利的目光，注視着每一個革命的青年戰士；而他們的目光也同樣集中注視着他。他們的目光互相投射着，這種熱烈的場合中任何人都會感覺興奮的。當白副總長檢閱完竣之後，回頭來對我說：「青年太可愛了！」在他說話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內心的愉快。

我們到達潢川已經是上午十一時，於是我們就在潢川專員公署休息一刻，準備吃午飯。午飯後開始巡視各大隊。

第五戰區抗敵青年軍團的組織，團長是李司令長官自己兼，副團長是第五路軍的參謀長張任民，教育長是潘宜之。底下還有軍訓和政訓處。學生分爲五

個大隊，女生佔一大隊，約七百人。我們隨着白總長出發，先從團本部看起，再看女生大隊。她們的宿舍整潔得好過軍營，雖然是在一個很狹窄的地方。廣西的女學生軍來了，更給她們莫大的興奮。上課時她們靜靜的聽着教官講授戰術，什麼游擊戰，迂迴戰等等名詞，她們都很興奮聽着。如果不是日本軍閥的侵略，中國女兒們也不會掙脫她們的鎖鍊，起來參加民族解放戰爭，研究這些殺人的技術。她們沒有一點女兒氣，她們武裝起來，提着槍站在崗位上，英勇的氣概，令人生敬，她們已成爲民族解放戰爭的勇士了。雖然軍委會決定所有的女青年軍只能學習看護及宣傳技術，因爲她們生理上的關係不能担任軍事工作，可是她們依然要求學習軍事。

當時白總長很高興的笑着說：「洪楊革命時代不是也有女子軍嗎？花木蘭梁紅玉都是先例。她們的志氣，很值得欽佩，讓我同武漢後對委員長說說，中

國這次偉大的抗戰，爲有史以來所未有，縱然男的都死完，還有二萬萬的女子在後面，中國是亡不了的，中國是亡不了的！」

看完女生大隊，再看各男生大隊。也們的內務很是整齊。因爲人數太多了，住的地方都是借用當地的學校或廟宇，四五千入，那裏來這多床鋪桌椅，所以他們都睡在地上，三寸厚的禾草，上面再鋪上一層薄薄的軍用毯，在冬天氣候乾燥，地上乾不致生病；若在春夏天，雨水多，濕氣重，睡久了恐怕容易得病。白總長很關心他們的健康，頻頻關照隊裏的官長，要多多加些禾草，並常時晒晒，也許會比較好些。

上課的地點，有些教室有桌椅，有些却坐在地下聽講。有一隊學生，每次上課都是站着聽的，每天連升旗上操，學生足足站八小時，這是何等疲勞！

這隊裏的長官，未免太不體恤學生了。白總長看了，大不高興，叫他們趕

快設法改進。

白總長每到一隊，很注意聽教官講授。那天剛剛上的步兵操典，白總長本人正兼任軍訓部部长（即以前的訓練總監部）對於步兵操典，背得爛熟，他要聽教官們講授是不是對的，每到一教室，他都要站着聽半小時，資格老的教官當然很自然的講解着，在第×中隊的教室，那位資格淺的教官，恐怕生平還是第一次遇着這們偉大的人物站在他身邊聽他講課，他太胆小了，神色慌張，語無倫次，講到「排疏開」時應該每班的間隔，是卅米達，但他却說是六十米達。當他說錯的時候，白總長對他注視了幾分鐘，他更顯出狼狽萬分！可是白總長當面並不糾正他的錯誤，恐怕在學生面前使這位教官難過。他走出教室後才關照大隊長好好的對學生說明這錯誤，並通知那位教官在平日應該充分準備。

學生們住的這樣苦，但是沒有一個人說苦，他們知道還有很多同胞比他們更苦，在戰線壕溝中的弟兄們比他們還苦，他們要鍛練吃苦，去營救暴敵鐵蹄下受苦受難的父老兄弟姊妹。他們的伙食每日一角半錢，每月四元五角。另外發一元半錢零用費。在生活程度很底的潢川——雞蛋一角錢十一個，猪肉角半錢一斤，米約二塊錢一担，每天雖然僅得一角半錢的伙食，可是每餐都有肉，有白麵饅頭，大米稀飯，這種吃法，恐怕只有中等人家才吃得起。抗敵青年軍團的伙食比起延安抗日大學的七分錢一天的伙食，每餐的菜是拿鹽水煮蘿蔔，小米饅頭又粗又硬，從南方去的人吃慣大米大肉，實在不易下咽，在潢川總算是強得多了。

各隊的內務，講堂，我們化了三個鐘頭才看完。好的地方，白總長當面嘉獎，並鼓勵他們更要努力；不好的地方，也叫各隊負責的官長好好地糾正，務

期得到圓滿的結果。

下午四點正，值日官上來報告官長學生都集合好了，白總長在掌聲雷動中走上演講台，他面帶笑容的向各方還了個禮。當他開口說，他是代表委員長出來巡視各戰區時，台下又來個嚴肅的立正。個個人都期待着他的指導。他講的題目是「從軍事抗戰到政治抗戰」，他分析第一期抗戰受挫的教訓，只是軍隊的動員，沒有政治的動員，第二期抗戰是要政治的動員，要改良政治機構，發動全國民衆來參加抗戰，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這偉大的責任，就落在我們青年戰士們身上。

他批評中國過去政治的黑暗是「老的不去，新的就無法起來。」中國政治上都是「老的」當道。所謂「老」成謀國，「老」成練達，「老」謀深算，「老的就是好，所以青年也要等到他們老了才用，於是中國的政治永遠是「老」

的把持，一點改革精神都沒有，如何能應付這大時代的轉變！現在大家都覺得「老」的未必好，好的就未必「老」他引證廣西這幾年的成功是政治機構上多引用青年。老年人，他們的腦海中對於「國家觀念、民族意識」這八個字往往非常淡薄，他們的腦海中另外有八個字是「妻室兒女、柴米油鹽」。我們不反對老的，養老敬老是社會上應有的事，但是行新政，就應該用新人。要青年有了發展的機會，國家民族才有出路。

最後白總長說到抗戰前途的樂觀，堅定了青年戰士們抗戰必勝的信念。他足足說了兩小時零十分鐘，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打入他們的心坎中。他空談理論，他的理論總與實踐緊緊連繫。他分析每一個問題，都用最客觀最公正的態度。他不只是一個單純的軍事家，並且是一個最偉大的政治家。他對於政治的研究及認識，不在中國任何政治家之下。他對於政治上的處理，同在軍

事上一樣的精明。

他說話的天才，可以說在中國近代軍事政治家中很難找得出來的。這並不是偶然的，他因為具有中國舊學的根底，四書五經中的精粹句子，隨口可以背得出，新的關於近代思潮的書，大都看過。更加上他那豐富的革命鬭爭的實際經驗，說起話來引古說今，當然非空談理論者可比，更非談淺薄的實際經驗的所能及。他每次的演講都把握着整個羣衆的心。聽他說過話的羣衆，沒有一個不服從他信仰他，這就是他的偉大。史達林、希特拉、墨索列尼、戈培爾（德國宣傳部長）這幾位煽動家的演講，我都聽過，但是都沒像他這樣內容豐富。無疑的，潢川青年軍團的戰士們是被他感動了。他每一句話都可以燃燒着戰士們的內心。他說了兩點多鐘的話，聽的人還一樣興奮着，好像還不夠癡似的。白總長看到這班青年太可愛，也感覺到說兩點多鐘的話還不夠癡。

在第二天早上六時升旗的時候。又補說三小時的話，這次所說的話，是「從理論說到實際」，確定了青年們的中心思想，指示青年們奮鬥的方針。

晚上在女生隊大操場舉行野火晚會，歡迎白總長及我們同來的軍委會政治部代表陳介生，何聯魁兩先生及萬燦，黃震廷兩教授。代表致歡迎詞的是一位女生，她的口齒非常玲俐，詞句也很動人，說得白總長非常高興，又引起他一篇很有力的答詞。其後學生表演各種游藝。

白總長對於戲劇文化非常注意，在武漢臨走一兩天再三請田漢先生多約同幾位戲劇家到潢川來。臨行還打了好幾次電話叫秘書們通知田先生。後來田先生恐怕因就政治部藝術處長的職，無暇分身，所以不來，便請葛籟天先生來。他認為戲劇是發動民衆最好的工具，藝術應該與政治打成一片；尤其是在抗戰的非常時期。所以潢川的青年戰士們很努力學習這發動民衆的工具——藝術。

我平常見白總長對文化人戲劇家藝術家非常尊敬，他永遠的謙虛及誠懇的態度來接待他們。

今晚學生們所表演的游藝，雖然工夫還未到家，但他們的熱忱，是值得欽佩的。希望下次到潢川來時，他們樣樣都有很大的進步。革命的藝術，要在革命的環境中才能創造，才能成長，也只有革命家才能培植革命的藝術，應用革命的藝術去發動偉大的革命鬭爭。努力吧！革命的青年戰士們！

在第二天十鐘點左右，我們又上車往西行到六安去，回首看潢川，越去越遠，越境越小。希望潢川成爲民族革命怒火的源泉！

在這裏我要補述一下關於第五戰區抗敵青年軍團的起源。他們這一羣，有五千人，有的家鄉已經被敵人的鐵蹄踐踏，好像江蘇、山東、河北、浙江、安徽等地，有的來自河南、湖北。他們的成分有些是逃亡的大學生，聽說有幾個

還當過教授的，有些是失地裏的公務人員，中小學校長教員及警察警官。但大部的還是中學生。他們當中有父子或父女，或夫妻同在一起受訓。他們都抱著一個殺敵的心而來。他們要來受革命的洗禮，要學革命的技術。有很多位親自對我說：他們要學游擊戰術，好打回老家去。或者在淪亡的區域中發動游擊戰爭，給敵人不得安枕。他們信仰李司令長官焦土抗戰的主張，紛紛從不同的地方投奔到李司令長官的麾下。最初他們到了徐州，李長官看見這羣熱血的青年，知道只有組織他們，訓練他們，並領導他們參加抗戰，才可以報償他們愛國復仇的宿願。李長官每次對他們的訓話，好像父兄教子弟那樣誠懇。在說話中好像把自己整個的心挖出來給他們看，他們被感動，他們深切認識了這偉大的革命領袖。他們覺得只有努力學習鬭爭的技術，去殺敵人，去收復失地，才不會辜負李長官培植的苦心。記得有一次李長官在升旗時對他們訓話，雪下得很

大，雪從腳面蓋起一直蓋到膝上，他們仍屹然不動，竟忘記了雪已經積了一尺多高，無疑的，這是因為他們的偉大領袖口中發出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像一團團的烈火，把他們的心燒紅了，把他們的血液都燒沸騰了。什麼冰雪雨雹，都不在他們的眼下，他們只想到如何去實踐偉大領袖的訓辭，去殺絕侵略我們的敵人——日本軍閥。

他們來徐州的，一天天增加，由幾百增加到一千、兩千、三千、五千。他們在徐州訓練，不是怕敵機的空襲，而是因為那裏實在容不下這樣多的人，才南遷到潢川來的。

他們訓練的課程是以他們將來的工作來區分，程度好的準備訓練好來做中下級的行政幹部，去代替那貪污的豪劣，另外有一部份，則預備訓練來做鄉村幹部，直接去領導民衆。以上二部訓練的基本課程是：組織民衆，訓練民衆，

武裝民衆以及行政軍事上應該知道的基本知識。有一部份將來預備做喚起民衆的工作，因此宣傳技術，軍事知識，游擊戰術便是他們必修的東西。還有許多女青年軍則學習看護宣傳，軍事等課程。課外有小組討論會，有抗敵劇社的組織，儘量發揮他們課外的活動，爲滿足他們的求知慾，還請了許多名流學者來輪流演講，好像陳豹隱、杜重遠、張志讓諸先生。最難得的是這裏很注重國術。國術的總教官是中央國術館館長張之江先生，國術教官有出席世界運動會表演國術的健兒，其他也都是全國國術界中的第一流人物。

潢川第五戰區抗敵青年軍團是在抗戰中誕生，它好像一朶生在荊棘叢中的鮮花，希望全國人士都愛護它，希望青年戰士要以鮮血來染紅它，把侵略它的野獸殺絕，然後這朶美麗的鮮花永遠的生長着在中華。

白崇禧將軍印象記

冰瑩

這是多麼高興的事，在同一天裏，我所要會的第五戰區三位抗戰將領都達到目的了。白將軍的記憶力真好，當記者走進司令部的會議廳脫帽致敬時，他突然微怔的問我：

『你不是有病的嗎？怎樣也到前線來了？』

『是的，我常常害病，所以特地到前線來休養。』

在歡樂的笑聲中，我們都坐下了。

記者和白將軍第一次見面，是在南寧的樂羣社，記不清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的某一天，馬哲民，陳望道等四先生約我和特去龍州安南一帶遊覽，白將軍就借了他的小汽車給我們坐，還希望我們多搜集些文章材料歸來，時間已過了兩年多，而白將軍的丰采除了頭上的白髮多脫掉了一些外，精神比以前更康健更

興奮了！

白將軍很忙，從早到晚沒有片刻的休息，記者是知道他的個性不喜歡接見新聞記者的，但爲了有許多問題需要請教，所以只好很抱歉地耽過了他半點鐘的時光。

也許大家都沒有想到這位埋頭苦幹，以主辦廣西民團，精於戰術，善於指揮，國人尊爲今諸葛，外人讀爲軍事家的白將軍是這樣和藹可親的，雖然表面上他是寡言笑，非常嚴肅；不像李德鄰將軍那麼像一個母親對孩子似的慈愛，但談起話來，他却除了使你感到親切外，一點也不感到威嚴可怕。在那間貼滿了軍用地圖的房子裏，記者提出下面兩個問題：

『這次貴省出發參加抗戰的隊伍實數有多少？』

『已經參加第三戰區和第五戰區的四十多萬，如果再需要的話，立刻可以

再調四十萬出來，萬一這八十幾萬都犧牲完了，還可以再調四十萬來，因為廣西的人口共有一千三百多萬，以十分之一的人數來計算，是可以出來一百三十萬的。』

聽到這裏，記者的血液都沸騰了，以廣西一省出兵有四十萬之多，已經駭人聽聞了。何況還有第二個第三個四十萬出來，記者除了深深地欽佩廣西的將領和民衆這種爲國家民族奮鬥犧牲的精神偉大外，還希望全國的隊伍和民衆都爲爭取祖國的生存而鬪爭！

『聽說在淞滬火線上，五路軍犧牲很大，但報紙雜誌上很少看到這方面的登載，這是什麼原因？』

記者又提出了這個大家所關心的問題。

『一八一三抗戰開始後，各部隊的傷亡都很大，本路軍自然也不能例外，

其所以沒有宣佈死傷多少的原因，是因為爲國犧牲是應當的，沒有宣傳的必要。」
剛談到這裏，有電話來了。

『對不起，請等一下。』

白將軍接電話去了，特輕輕地對我說：

『副總長很忙，我們改天再來吧！』

但我覺得機會難得，還想多領教一些我願知道的，所以他剛踏進門，我又發問了。

『副總長這次指揮魯南作戰的經過，可以簡單地告訴我們一點嗎？』

『這在我與國內外新聞記者的談話上已經說過了，想必兩位都已看過。』

『副總長對於民衆運動，應當怎樣開展，可以指示一些寶貴的高見嗎？』

我又換了一個話題。

『過去的民運工作，可以說完全失敗了，其所以失敗的原故，因為負責民運工作的人，並不是在那裏喚起民衆，而是相反地做着壓抑民運的工作，抗戰已進到第二期，而政治的力量還不能與軍事的力量配合起來，這的確是民運工作的一個大失敗。我們要救濟這個失敗首先就要開放民衆運動，加緊民衆組織與訓練，使民衆在抗戰期間內充分地表現出他們的力量來幫助軍隊……』

『開會的時間到了』

白將軍的話還沒講完，李副司令長官走進來了，李司令長官和黎副參謀長也從裏面房間走出來，準備開會，我連忙拿起照相機要求他們九位將領，拍照留作紀念。

『好的，好的，就到後面花園裏去照吧！』

李司令長官連忙把武裝帶掛上，白將軍笑着說：

『這樣嚴重，還要全副武裝嗎？』

他們愉快地笑着向花園的假山走去，合相照完了，還每人來一個單相。

『今天充分地表現出我們廣西的特色來了，四個人都是穿的布鞋，哈哈！』

李司令長官說着，大家都低下頭來望一望那雙廣西的布鞋，在一陣快樂的大笑聲中，我們很高興的告別了這幾位辛勞地指揮抗戰的將領。

一九三八，四，廿四于徐州（珠江日報）

魯南勝利是怎樣得來的？

章永成

——對珠江日報記者談話——

我經過漢口時，很多朋友都很關心的問我，魯南的戰事有沒有勝利的把

握？的確前幾天打得很激烈，個個人都提心吊胆，暗中默祝我們打勝，我回答道：『一定可以打勝仗』，現在勝利居然是屬於我們了。且把我所知道的經過情形來說說：

我是上月十五日晚隨同白副總長由信陽到淮南前線視察的，白副總長奉了委員長的命令把第二期作戰的計劃，親口傳諭前方各將士。廿日到正陽關，接得情報，敵人源源向魯南增加兵力，似有進取徐州之勢，徐州是四戰之地，很困難保守，要保守徐州那只好以攻爲守，如果是攻，那末要同敵人的主力拚一下。所以李白兩將軍早就決定以死力進攻來防守徐州，但徐州的地形出擊是於我們不大利便，因爲津浦綫西邊有微山湖阻着，使我們由隴海綫東進的步驟不能向敵人右側襲擊，那末只有把隊伍運過徐州以東，向敵人的左翼側擊，則正面之危可解，不過要花多三天的運輸工夫，大計決定後，希望湯恩伯軍在正

面多支持幾天，等孫軍團運軍到右翼來側擊，此時湯軍非但能達支持的任務，並且能候孫軍團到齊後，一起反攻敵人，所以才有第一次魯南的大勝，一度曾克復臨城、韓莊、濟寧，敵人不死心，於是板垣磯谷等師團繼續的增援，敵人知道我們由東面側擊，他也把主力向在台兒莊嶧縣一綫，所以兩方主力都遇在一起，才有旬餘來空前的血戰。當時我們爲什麼不早幾日消滅敵人呢？我們的力量可以消滅敵人的，但因爲我們要等敵人的援軍全數到齊後才一鼓把他殲滅，我們引誘敵人愈深入，則敵人愈陷險境。四方把他包圍起來，等於囊中捉鰲。況且臨沂方面張自忠軍隨時可以向東壓迫切斷敵人的歸路，孫曹諸軍由濟寧上段出擊泰安，可以把津浦路截成幾斷。敵人未免太輕敵了。當時廣西省主席在漢口用電話問白副總長幾時回武漢，白回答：『我要打個大勝仗才回來。』可見料敵如神的白副總長早已算清楚，鬼子一定上他的當，不久就會死在他

的手上。果然七日的大捷傳來，舉國同慶，敵被擊斃人數二萬有奇，獲戰利品堆積如山，輕重機關槍一千二百餘挺，新式步槍一萬多枝，野戰砲重砲一百餘門，坦克車裝甲車戰車卅餘輛。這都是不折不扣的數目。

這一戰關係太重大了。對日寇給他一個好教訓。日軍閱以爲我自南京退出後，抗敵能力，已經損失完盡，但我們今日可以知道中國抗戰力量只有增大，並沒有減低，他們的滅亡中國的迷夢可以打破了！我們內部的團結日益堅固，抗戰力量的日益增加，日本是終歸要失敗的。這一次的勝利，更堅定了我們有最後必勝的把握，就是平素悲觀態度的，現在也應該可以振奮起來了！

上月尾，當我們開始總攻擊的時候，我們的最高統帥蔣委員長親自到前線來視察，士氣爲之一振，這次戰爭中從沒有看到一個士兵是向後退的，大家都抱着與土偕亡的決心。白副總長一下火車就到前線去佈置并時時用電話指示前

總將領作戰。李司令長官更偉大了，他指揮若定，沉着勇敢，日夜都在前線。很多人替他担心，因為這麼一位主將在太前線了，是很危險的。但是他不聽，於是大家都稱他爲福將。魯南的大勝，我們殺得鬼子屍骸狼藉，狼狽北逃，李白兩人配合起來，很使人想到當年的興登保及魯登道夫二人。由魯南的大捷，中國勝利的基礎已經建立了，中華民族是不會滅亡的，希望同胞如蔣委員長所囑諭我們的：『當兢兢業業，再接再厲，從戰局之久遠上着眼，堅毅沉着，竭盡責任，忍勞耐苦，奮關到底，以完成抗戰之使命，求得最後之勝利。』云云。

（珠江日報）

第五戰區的青年軍團

第五戰區青年軍團，自成立以來，差不多已經兩個月多了。其成立之初本

在徐州，嗣以該地對於訓練方面不甚合宜，才撥到潢川去的。到了現在，中間經過了幾次改正，無論在組織方面，訓練方面，雖然是在一般的情形上仍然是因陋就簡，而大致上總算是上了軌道。

組織方面，是共分爲××隊，每大隊爲×中隊，每×隊又分×班，每班××人。共計有數千餘人。內中有一大隊爲女生，其編制法自然是與男生一樣。

課程方面，大體上分爲兩種：一爲政訓，一爲軍訓。前者則多偏重于抗戰時期理論方面的解釋，以及民衆運動、組織、宣傳等項的技術和方針。後者則又分爲課外兩種，其于時間的分配，在原則上本定爲一樣一半的平均方式，那就是說，百分之五十的時間爲政訓，其餘百分之五十爲軍訓。而事實上是不能那樣的劃一，同時因爲環境的關係，政訓方面，差不多是占了百分之七十，講演會多是由軍政方面敬請名人主講，每天總有兩小時。

學生自動的組織，是各種的研究會，如同宣傳、戲劇和漫畫等項。此外每大隊並有許多小規模的讀書會組織，純粹由學生自動選出負責分任指導和研究的工作。

各種的研究會，都是由宣傳科派人指導。在這宣傳指導下的一切工作，無疑的是多偏重於宣傳方面的，如在舊歷年以後，曾利用了元宵節開了一個兒童提燈會，差不多每一個家庭全部參加了，這項工作自然是女生的功勞最大，因為到各家庭的時候，她們總是比較他們來得方便些。此外如同露天學校，婦女會等等，全是在最近一個月內所成立的。

說到了宣傳，除在青年軍團內有一個具體組織外，並有第×戰區動員委員會的宣傳，每日分發到各處從事民間的宣傳工作，家庭之內，差不多是由大隊員來負責的。

青年軍團的組織，是包括了一般的站在民族陣線上思想進步的人材，指導員在每一大隊裏有一個總指導員，每中隊一指導員。

最近計劃將在兩三個月內，也許是因為抗戰上的需要吧，由這裏提出成績較好學員一千人，分配到各戰地去實行參加抗戰工作，此外並組織一差不多包括了三百多人的一个大劇團。其實只是個規模較大，比較有政治意義的馬戲班，把第×區化成十個中心區域，以馬戲班的方式，實行對手「文盲多」的地區裏的宣傳。

他們的生活，因為潢川本為荒僻之區，突然間增出了數千青年人的一个大集團，事實上也沒有合宜的地方來把他們容下，更不用說甚麼舒服了，一級士兵的生活，無論教官學生，男的女的，都是同樣的過着。吃飯和上課，差不多都在露天舉行，所以每逢天下雨的時候，因為不可抗力的障礙只有改在臥

室內的自修。人數太多，教官有限，說話自然要費力氣，在兩個月以來，每個教官的嗓音都起了顯著的變化，爲顧慮到他們的健康和工作的效能，事實上不得不略加徵聘教官以補充之。

以上記第五戰區抗敵青年軍團的組織和內容等等，這一羣熱烈的青年男女，在抗戰陣線上將負起了他們重大的使命，爲民族解放而鬥爭。（廣西日報）

記抗敵青年軍團女生隊

于 岡

一、五百多條女兒心

抗戰以來，在全國各地都騰沸着青年人要求參加抗戰工作的呼聲，他們如同守着引擎待命的機手，焦灼地要和暴敵作生死的決鬥。

他們參加了戰地服務團，救亡宣傳隊，救護隊等。二月裏，第×戰區司令

長官李崇仁氏在河南××縣集聚了許多青年受訓，其中有五百多女生，另編女生大隊。二月中旬男女生混合分為黨衛組，軍事組，及政治組。

第×戰區包括××××××××四省，這五百多女生也來自這四省的比較多，平津流亡同學也有一些。直接間接受到敵人稱善的她們，雖然來自不同的省份，雖然年齡上有很大的距離，（十五六歲至近三十歲）但她們的意志與信念鞏固得像水門汀。

她們的課程是着重政治教育，而管理上一律軍事化，普通學生每人支六元一月（四元半伙食，一二半零用。）除了極少數為了健康太差而淘汰外，還沒有什麼人爲了吃不了苦而顯小差退。她們學習前方所需要的組織，宣傳，戰地婦女工作，游擊，鄉鎮行政等等課程；據說是這些女兵們比較頑強，她們對救護的興趣淡一點。

訓練期間她們曾不斷請了許多名人去講演，白副參謀總長也常常去指導，各書室裏只有書報沒有雜誌，她們正希望各刊物幫忙。女生隊的軍事組一百多人，最近曾有野戰演習，每人在偽裝戰場上演習過戰，拂曉戰，游擊戰等，去觀戰的長官們覺得她們真不愧是女兵了。藝術組的一百人已去×××受訓了，她們學習歌詠繪畫演劇……，政治教育課程仍佔一部份。

二、出發到前線

在四月底，抗敵青年團的第一期政治組畢業了，女生隊中有二百多人已經分發到第×戰區工作。她們的工作成績，目前許多軍隊爭向李司令多要××的青年團學生去工作這一點上就可想見了。青年團的工作很收到好效果，當然那些本地的老鄉在明瞭了這次抗戰的意義之後，對於軍隊的幫忙是說不盡了。

軍事組織中的少數女生已實地往××××參加游擊戰去了。

雖然大半在以前也是矯生慣養的她們，但在如今的砲火生活下，她們也都健碩地生長工作着，很少鬧病，很少叫苦，寫給她們大隊長的信上都很快活興奮。不是麼？在夜房裏長不出經久的花草，在荒山野地裏卻能巍立着不怕風霜的古樹來。

二、她們的大隊長

大隊長叫姜××。去年的十二月裏，有廣西學生過漢口往前線去，各界曾有過熱烈的歡送，那時候姜××是內中的女生隊長。今年二月裏她在××加入青年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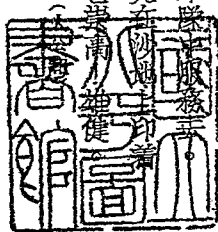
她是受過一二八的砲火洗禮的，那時她在上海參加了大學義勇軍，她又參加了真莊的救護隊，在火線上工作了一些時候。四年前到東京法政大學習社會科學，課外很活動，所以到七七事變以後她受盡了東京警大們的追逐。「那時

候的刺激太大了，東京滿街是瘋狂了一樣，鬧得天翻地覆，到處募捐演講『千人針』（日本人用的肚兜，戰時要路人每人縫一針，就迷信他們的出征人不怕砲彈了。）見了中國人也要捐也要縫，不然就挨罵，這個羞辱誰受得了？非同來不可。日本人受了政府的麻醉，神經簡直變態了，那情形簡直不可理喻。『她睜大了眼睛說，憤怒一直在燃燒着她。』

八月裏，斐××逃出了羅網回到了家鄉。她是說服一個美國船上的廣東水手頭子，爲了鄉情，爲了替祖國保留一個抗戰戰士，那個有良心中國人把她藏到祖國來。十一月裏她就領廣西的勇敢女兒們浩浩蕩蕩地出來了。『最近抗敵青年團女生隊大約還要續招，現在又來了三四十新生。我在武漢養一下病就要回去的，我應該盡我的力量工作下去，多影響一些女同胞們到軍隊裏來。』斐××脫着軍帽，一手擦着短髮，用廣西音調這樣說，太陽光在沙地上印着她那修長然而高大的影子，和一個中國士兵的形像沒有兩樣，它美而雄健。

購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十三日



編主化真亢
輯三第刊叢土焦

桂兵佳話	第五戰區見聞記	第五戰區皖北戰場	東戰場上的五路軍	津浦綫上	台兒莊	白副總長在潢川	李宗仁將軍指揮下淮河大戰	五路軍上鑒敵記	廣西空軍在抗戰中
品之輯	西徵輯	程山輯	枕畫輯	西放輯	枕發輯	程山輯	程山輯	品之輯	梁士燕著
六分	六分	六分	六分	六分	一角	六分	六分	六分	六分

版出社刊週團民

丙種叢刊第三輯
焦土叢刊第三輯之七
白副總長在漢川
程山韓

必翻
印

每冊實價國幣六分
(外埠加郵費)

所版
有權

發行者 社長 副社長 總幹事 編輯主任 發行主任 總經理

民國週刊社 馮瑛 林中奇 錢實甫 亢真化 蔣升 民國週刊社

社址廣西寧鄉塘廣西國民日報部學校
中華民國廿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初版三千冊
出版總字第六三號

573
- 264122

第一種	基本認識叢刊
第二種	基層建設叢刊
第三種	焦土叢刊
第四種	民團叢刊
第五種	國難叢刊
第六種	常識叢刊
第七種	紀念叢刊
第八種	建國叢刊

丁種叢集

第一種	民團婦女隊影集
第二種	基層建設影集

丁種叢集

IBC

33

253

39

國幣0.3

夏曆四月十六日